



DANGDAISHIJI

CHANGXIAOSHU

W E N K U

(俄) 瓦·米·巴拉巴绍夫

教 母 (上)

教 母

作者 巴拉巴少夫(俄国)

(上)

远方出版社

序 言

畅销书，就是那些最为读者喜爱，卖得快，销量多的书。一部作品产生了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除了文学要素外，绝然还有它内在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几句肤浅的话所能涵盖的，只能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但有一点，这种内在的东西肯定是合乎时代潮流、迎合读者心理，开启读者心智的，是令读者群体产生共鸣与震撼的，它体现了一种思想、一种力量、一种个性。事实上，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冷漠时期，一部畅销书的产生较以往更具有挑战性。原因在于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与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相比，裂变的更加个性、更加丰富，人们也变得日益成熟与老到，对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许多曾被时髦挟裹到文学里的人早已远离文学，过去人们阅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名著所产生的激动，盲从或单纯的被感召随着岁月的流失已不复再现，替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文学若再度激起人们的兴奋，自身就必须更加个性、智慧。所以在当代能骚动读者购买，获得读者欢呼的小说一定是具有独到之处的小说。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的畅销书榜的榜尖作品，是畅销书

系中最畅销的那部分。这些作品以欧美现代社会生活为背景，全方位向您展示欧美各国的社会习俗，人文思想，以及极具风格的异域风光和风土人情。不仅受到读者的青睐，也普遍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其中大部分获得了重大文学奖项，有的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音乐剧，有的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续作。我们把这些作品选编在一起，方便您阅读欣赏。你会在轻松、迷醉的阅读中领略当今世界新时代的风彩，尽而让世界文化熏陶自己，让新时代的思想、力量激励鼓舞自己。

编 者

二〇〇一年八月

第一章

12月16日深夜，莫罗佐夫夫妇的儿子瓦涅其卡的尸体从车臣运回来了。当时塔季扬娜和阿列克赛早已躺下睡觉，前厅突然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门铃声。摁铃人显得很谨慎，因为夜深他怕惊动别人。塔季扬娜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将信将疑地稍稍抬起头，难道这是在做梦？然而门铃声又响了起来。她披上长衫，睡意朦胧地走到门前，低声问道：“谁？”

“这是莫罗佐夫家吗？”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的。什么事？”

“请把门打开。我是兵役委员会的。少校萧尔巴兑赫。”

“又是什么兵役委员会？都四点钟了。”

“不过还是请您把门打开。”门外的人口气温和但却固执。

塔季扬娜叫醒了丈夫。阿列克赛像战士一样，一骨碌便从床上爬了起来，摸黑系紧了睡衣的腰带，来到前厅，顺手绰了一把榔头。

楼梯间灯光昏暗。门前站着两名军官。少校戴着红色肩章，上尉穿着迷彩服。

某种不祥的预感使塔季扬娜的心抽紧了。她双手下意识地紧捂着胸口，像泄了气的皮球，颤抖着问道：

“瓦涅其卡……他怎么啦？负伤了？”

两位军官沉默不语。稍后，那位脸色阴沉的少校咬了咬牙关，看了看阿列克赛，想在这位男人身上寻找支持和帮助。

“我们能不能进去说？……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医生。莱昂蒂耶夫，您去把大夫叫上来。”

上尉转身疾步下楼去了，少校进了屋。塔季扬娜立刻感到全

身发冷，双手麻木，不听使唤。她收拾起沙发上的被褥，让阿列克赛送进了卧室。少校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摘去了帽子。塔季扬娜脸色苍白，眼中充满了惊恐，嗓音嘶哑地问道：

“我们的儿子……他还活着？”

“不。”萧尔巴兑赫少校摇了摇头。他的一头深色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牺牲了。您要坚强些。阿列克赛·巴甫洛维奇，希望您也能一样。”

塔季扬娜身体惊恐地向后一倒，两手前伸，似乎要把这个深夜到来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又像是不愿相信他所带来的这一可怕消息。

“不！不，不，不！”塔季扬娜心中本来还存有一线希望，但愿这两个军人搞错了地址，因为这座城市里姓莫罗佐夫的人很多，他们可能是弄混了。要是那样，他们道声歉后就会离开的。然而她的幻想破灭了，于是这个女人从心底里迸发出了绝望的呻吟。

上尉也进了房间，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手里提着个小药箱。这个人默默地坐到沙发上，打开那个破旧的小箱子，房间里立刻飘散出一股医院里特有的气味。

此刻，塔季扬娜半躺在沙发上，只能张大着嘴吸气，无力说出一个字。她抽搐着抓住了丈夫的手，而阿列克赛也是脸色苍白，全身直打哆嗦，一边抚摸着塔季扬娜那僵硬的冰凉的手指，一边嘟囔着：

“丹娘，亲爱的，还得核实……怎么会这样呢，一个月前我们还收到过他的信……这样的事万尼亚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大夫认真而又熟练地给塔季扬娜打了一针，拿着一团蘸着氨水的棉花球举到塔季扬娜的脸前，瞥了一眼阿列克赛问道：

“您感觉怎样？”

阿列克赛挥了挥手，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厨房拿烟去了。只见他接连划断了三四根火柴，好不容易才点燃了香烟，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的乖儿子，他在哪儿？到什么地方去领他？”

“我们把他运来了，就在下面。”少校说。

大夫留下来照顾塔季扬娜。此时她已经被这从天而降的噩耗和药物弄得昏昏沉沉，神志不清，头迟钝地来回转动着，双手紧扯着胸前的长衫，一遍又一遍地呼喊：

“瓦涅其卡……乖儿子……我的心肝宝贝！”

顷刻，呼喊声变成了长长的哀号，这立刻惊动了左邻右舍，邻居们胡乱穿上点衣服，直奔莫罗佐夫家而来。

阿列克赛和军官们下楼去了。只见楼门口沉沉的夜色中停着一辆军用卡车，三个身材魁梧的战士在卡车旁默默地踱来踱去。见到阵亡战友的父亲下楼来，他们立刻给他让了条道，数双同情的目光无语地注视着他。后车帮已经打开，锌皮棺材被移到了车厢的边上。

“莱昂蒂耶夫，您来指挥。”少校低声地吩咐道。接着，上尉说了几句，只见那几个战士还像先前那样默默无语，悄然地把棺材从车上抬了下来。

“两个小时前飞机运来的，”少校低声地对阿列克赛说。“事前我们已经接到电话通知，对情况有所了解，准备好了汽车接运。同机还运来了伤员。”

上面，二楼房间里塔季扬娜在哀号。

三个战士和上尉抬着棺材进了房间，他们把棺材放在靠墙已经支好的凳子上。塔季扬娜已经穿上了黑色的衣服，扑通一声跪倒在棺材前，呼天抢地地痛哭起来。其声感天动地，令人心碎。瓦涅其卡·莫罗佐夫，这个年方十九岁的小伙子，俄罗斯部队的

普通战士，现在躺在锌皮盒子里，脸色惨白，表情僵化。此刻他似乎也正透过那个小小的玻璃窗口凝视着哀号着的母亲和邻居们。自打他应征入伍，离开这套挤窄、昏暗、“赫鲁晓夫式的”住宅，至今还不到一年时间。

“瓦涅其卡……孩子啊……我的心肝宝贝，这是怎么啦？我的儿呀，你为什么不着活回来见妈妈？实指望你能平安无事，还期待着再来信……前不久你在信中不是还说一切都好嘛，不是说让我们放心嘛，你不是让妈妈不要为你操心嘛，说什么危险的事也不会发生……瓦涅其卡……”

然而她的瓦涅其卡只是默默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死灰色的脸上只有悲伤和痛苦。看得出，在临死之前他一定倍受疼痛的折磨，当时他心里肯定明白，再没有人能够挽救他的生命。他的额头上至今还缠着绷带，嘴唇微微发肿，面颊上有蹭伤。那永铸在脸上的痛苦表情，是对所有站在他棺材前活着的人们的无声责备。

“他是12号牺牲的。”上尉对正在抽泣的阿列克赛说道，虽然话声很低，但所有在场的人都听见了。“我们刚进入格罗兹尼时驻扎在郊区。在此之前我们纵队遭到伏击，有伤亡，营长阵亡了……到你们城市的航班两天停飞，要不然会早一点把你们的万尼亚送来的……那天晚上我自己也受了伤，要不然他们是不会放我来的，但我只是肩膀上挂了点彩，没伤着骨头，伤口会愈合的。”

“那些受伤的战士……也是你们部队的？”阿列克赛问道。

“不，他们是地方部队，从你们的卫戍区去的。护送万尼亚来的就我一个人。在莫兹道克他们对我说：有人接。运来的伤员很多，差不多有七十个。飞机一到就被送往野战医院去了，我，这不，就到你们这儿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车臣战争？”娜塔丽娅是莫罗佐夫夫妇的邻居，满头白发，身材高大。她的问题发自心底。“让那些政客们自己去相互厮杀。干嘛拿我们的孩子当炮灰？瓦涅其卡刚出生那会我还记得，一点点大时我就把他托在手上。你叫塔季扬娜怎么能受得了？她就这么一根独苗，人都四十了……或许已经四十一了，我记不准了。”

“当官的当然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上尉皱着眉头说。听话音他不是指责自己的上司。“但我在车臣来得及看到的……不，不派部队到那里去也实在维持不了秩序，请你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枪，遍地都是土匪，俄罗斯人到处受欺辱……”

“这些挨千刀的，起先他们把武器留在那里，武装了车臣人，然后又派瓦涅其卡这样思想单纯的年轻人去维持秩序，军官同志，你也一样。”娜塔丽娅毫不退让。

“娜塔莎，算了，算了。”阿列克赛温和地开导着这位越说越上劲的邻居。“这又不是集会演说……”他转向上尉，“请您讲讲，我儿子是怎样牺牲的？”

“是这样的，”上尉开始叙说。“我想，那天要不是倒霉碰上那两个车臣女人，万尼亚至今一定仍然还活得好好的。”

“什么车臣女人？”阿列克赛惊奇地问。

“两个格罗兹尼的普通妇女。”上尉声音很低。但大家都能听见。“那是傍晚时分，暮色沉沉，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周围肮脏不堪，墙倒屋塌。我们连的战士们窝在一个地窖里。当时敌人还没有向我们开火。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我们的炮兵和车臣的炮兵相互对射了一阵，而我们这些空降兵则在等待命令。街上死一般的沉寂，一点动静也没有。夜幕虽然已经降临，但还能看清人的身影。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发现，不远处的街道上有两个女人的身影，手里拉着爬犁，上面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谁也没向她

们开枪，为什么要打妇女呢？只见她们匆匆忙忙地赶路，一溜小跑着。但愿上帝保佑她们。虽然那是战区，但妇女根本无妨。”

“报纸上不是说所有的车臣人都跑到山村的亲戚那里去了吗？”娜塔丽姬又插嘴问道。“他们不是说格罗兹尼只剩下我们俄罗斯人了嘛。”

“老大娘，我这不是正说着吗。”上尉平静地继续说道，声音中透着悲痛。“离那么老远，谁又能辨认清她们是俄罗斯人还是车臣人呢，只是到后来才搞清楚的……就在那时，不知从哪儿突然飞来一颗流弹。可能是我们的人打的，也可能是杜达耶夫的人放的，现在谁能弄清楚！那颗流弹在离两个妇女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只见她们俩都倒了下去，紧接着就听见一个孩子的呼救声。那声音响遍了整个街道，似乎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救命啦……妈妈被打死了……救命啊……’姑娘就这样一直叫喊着。我们的人和车臣人都听得很真切。万尼亚突然一纵身跳了起来，然后冲出了我们的掩体。我在后面对他喊道：‘莫罗佐夫！回来！’但他就好像没听见一样。有某种力量在鼓舞着他，并为之所驱动！其他战士也对着他喊，然而他却一个劲只是往前冲。”

“在家时别人有难地总是去援救。”塔季扬娜脱口而出。“我们就是这样教育他的……瓦捏其卡，我的儿呀，你怎么就这样不爱惜自己呢……”说着又趴在棺材上痛哭起来。

女人们在塔季扬娜的身边忙和着，上尉继续讲下去。

“此刻他已经来到街上，迂回着，从街道的一边冲到另一边，拼命地跑着，尽量避开敌人的视野。跑到那两个女人跟前之后，他抱起女孩就向回跑。作为连长，此刻我又能做什么呢？只能向上帝祷告，祝莫罗佐夫走运，但愿他能安然无恙地活着回来。我对三个战士下了命令，要他们以备万一：如果需要掩护，就冲上去接应。当时莫罗佐夫是全副武装，背着自动步枪，手里又抱

着受伤的姑娘。我们看见她受伤了，并且伤势很重，一条腿晃晃悠悠地耷拉着……大约只剩下五六十米了，突然一声枪响，声音很低，几乎都听不太清，这是狙击手干的。万尼亚倒下了，但还活着。狙击手瞄准了他的腿，让他受伤，谁来救他，这个人就是其下一个猎物。万尼亚一边爬着前进，一边拖着姑报。狙击手伯放跑万尼亚，于是又接连开了两枪。这时候，我们连，还有二连，战士们眼睛都红了，开始齐射，狠狠地揍那个畜牲。那个牲口是从不远处一栋四层楼房的天窗里开的枪。战斗就这样打响了。谁也没有下达命令，战士们是自发投入战斗的！自动步枪、火箭筒一齐发了言，愤怒的子弹雨点般地射向那栋楼房，甚至连救护队的战士们也开了枪……我和那三个被指定准备接应的战士跳出地窖直奔万尼亚而去，顷刻间我们就来到了他的身旁。那时他还活着，他一只手拖着姑娘，她的左脚被弹片削断，整个脚就靠皮和长筒袜连在腿上，不时地晃悠着。我们三个人抬起了万尼亚，就在这时狙击手向我开了枪。他本来是瞄准我的头，但由于太紧张，没打中，因为战士们正对着那栋楼房还击。我们把万尼亚抬进了地窖，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上尉同志，给我妈妈写封信……代我向她诀别。我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我向她保证过，在部队我不会出事的……我没想到狙击手会开枪的……她们是妇女啊……’说着说着，他她就咽了气。这是他的临终遗言。”

“是的，他是说过。”塔季扬娜叹了口气，抚摸着锌皮棺材上的玻璃窗口。“夏末时我去过你们团，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车臣战争这档子事。”

“是的，我们也没料想到。”上尉附和着。“但十月中旬命令下来了：紧急集合，全副武装，上了飞机，这就到了莫兹道克，于是就开始了……”

“那个车臣小姑娘是怎么回事？”娜塔丽娅问道。

“她说当时她正和妈妈一起赶往另一个城区，那里没有战事，并且有熟人。她们之所以选择那个时候出发，是因为天还未完全黑，尚能看见路，也没有枪声，说是比较安全。爬犁上放的是最必须的生活用品，留在原来的房子里感到可惜。女孩的母亲当场就被炸死，而她脚被炸掉了。为了防止流血过多，我们用皮带扎住姑娘的腿，然后给她缠上绷带。这个小姑娘很勇敢，她咬着牙，一声都没吭。我对她说：‘海德……’啊，小姑娘名叫海德……孩子，你要挺住，等天黑了我们马上把你送到野战医院去，离这儿不远，现在走太危险，可能还要放暗枪的。这时候我自己的肩膀上也正流着血，另外两名战士也受了轻伤，都得送野战医院去包扎。海德问：‘救我的战士叫什么名字？’月我们告诉了她。在地窖里，我们钉了一把躺椅。海德被抱进地窖后就放在那张躺椅上。只见她从躺椅上爬起来，用一条腿跳着来到万尼亚跟前，俯身长时间地看着。后来她回到那把躺椅旁，从一个小包包里掏出一张照片，当时她手里死死地抓着那个小包，包包里装着照片、各种证件，那是她从死去的妈妈身上拿来的。她对我说：军官同志，如果有可能，请将这张照片转寄给他的妈妈。我再没有任何亲人了：父亲因为不愿参加杜达耶夫的部队被打死了，哥哥曾经在杜达耶夫那儿当过兵，但战前在一场火拼中也丧了命，据说他们是为了抢劫一列火车。现在妈妈又没了，但我却有了一个俄罗斯妈妈，您知道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上尉继续道。“我真弄不明白，一个小小年纪的姑娘家，在那样的时刻，孤苦伶仃，还要忍着伤痛，怎么就……就这样，海德非常想在照片上写几句话，她写了，您看看照片的背面。”

塔季扬娜从上尉手中搂过那张小小的照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领子上镶着花

边的布拉吉，极具表情的眼睛中闪着智慧的光，样子甜甜的。在照片的背面，姑娘用稚嫩、柔和的笔体写道：

“送给我俄罗斯的妈妈莫罗佐娃。

海德·胡科丽耶娃于格罗兹尼”

“她生养了自己的儿子万尼亚，而万尼亚却用自己的生命救了我，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海德这样说了。”上尉讲完了。“我们再没有多问，为了让她不要太沉重。天黑以后我们把她送往野战医院，医生对她的伤口做了初步处理，说将立即把她送往哈萨夫·尤尔特，或者是莫兹道克，从那里乘便车把她送到有住院部的医院去。可能在那儿她的脚能保住。后来我们再没有听到海德的消息。夜里，我们的战士逮住了那个狙击手，是个女的，当时人们叫她伊里娜。”

“为什么‘当时叫她’？”塔季扬娜身子哆嗦了一下。

“您想想看，她干了那种事之后，还能让她活着？！”激于义愤上尉声音有点不自然。“她是个雇佣军，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玩命的。昔日是运动健将……”

见没人答话，上尉显然有点不好意思。

……天亮以后塔季扬娜才恢复知觉。娜塔丽娅和他们的另一个邻居克拉芙济娅轮流守候在床边。两个女人眼睛里都噙着泪，忧伤地望着她，不断地发出叹息声。

塔季扬娜起来后，又走到棺材旁。她已经忘记自己是怎样失去知觉的，也不知道昏睡了多长时间，只感觉在昏睡的时候，她能一直和儿子呆在一起。

“万尼亚，瓦涅其卡，”她抖动着干裂的、被咬破的嘴唇。“为什么他们要把你从我身边夺走？你惹着谁啦？”

燃起了蜡烛，按办丧事的方式对房间进行了布置；镶着万尼亚照片的镜框上披着黑纱，多余的物件全挪了出去。靠墙默默地坐着几个不知从哪儿雇来的老太婆。

“你哭吧，塔季扬娜，你就放声地哭一场吧。”一个老太太说。“哭了心里会轻松些的。上帝也希望这样。不要把悲伤闷在心里。你的万尼亚是回不来了，但他的灵魂应当得到安息。”

“列沙……阿列克赛在哪儿？”塔季扬娜低沉地问娜塔丽娅。

“他和那个兵役委员会的少校一起去看墓地去了，办手续，定墓穴，明天安葬。”

“明天？”塔季扬娜眼睛盯着儿子的脸，竭力避开这个问题。“为什么明天？”

“他死了已经好长时间，运来时……”

“我的儿呀！我和你爸爸为什么要失去你啊？”塔季扬娜又一次地趴在棺材上。“我们一生拼命工作为的是谁呀……我的儿呀，在那儿你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你让妈妈现在去问谁？问谁去？！”

在以后的时日里，塔季扬娜如坠万里云雾，惟一看见的就是儿子的那张脸，那紧闭的双眼，发绀的嘴唇和缠着绷带的额头。人们对她说了些什么，她都不记得了。大家劝她吃饭和喝水，但是她推开了所有关切的手，摇着头，差不多无时无刻不在悲泣。阿列克赛来到她的身旁，站在那儿也只是哭泣，后来他走了。塔季扬娜明白，阿列克赛还有许多与安葬有关的急事要办，这些事离开他不行。

后来塔季扬娜发现瓦涅其卡的朋友伊戈尔来到了棺材旁边。他一直和有病的妈妈奥莉佳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隔壁的楼门。伊戈尔从小和万尼亚一起长大的，是同班同学。俩人一起被召入伍，但伊戈尔因为肾上有什么毛病，被大夫除名了。近一年来，

伊戈尔老往莫罗佐夫家跑，经常问：“教母，万尼亚在部队怎么样？”塔季扬娜当伊戈尔的教母，那是应奥莉佳的请求。伊戈尔的性格和万尼亚截然不同，万尼亚腼腆文静，而伊戈尔精明强干，精力充沛，天赋经商本领。看来他现在生活得不错，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人。他说他也到过车臣，天知道他是不是在吹牛！他是个小心谨慎有理智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去冒那个风险。然而，她的万尼亚却跑去救一个车臣姑娘，博得的只是连长的好评，说什么他守纪律，很勇敢……。

“教母，”塔季扬娜听见了伊戈尔在低声叫她、“对万尼亚的牺牲我深表同情。我刚一知道……”伊戈尔没有能继续说下去便哽咽起来。他的那双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搂着塔季扬娜的肩膀，俩人一起一动不动地趴在棺材上，共同沉浸在悲痛中不知度过了多长时间。

“我们的同学们都知道了。”伊戈尔抽搭着鼻子说道。“他们差不多都来了，我们凑了些钱，帮着安葬万尼亚。”

“要钱干什么，伊戈尔?!”塔季扬娜呻吟着说。“只要瓦涅其卡能够活过来，我宁愿掏出自己的最后一个戈比，哪相是只穿着一件衬衣度日我也愿意……我的上帝，儿呀！你就睁开眼，看一眼自己的妈妈吧……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我的心肝宝贝?!”

万尼亚安葬前的最后一夜，一个老妪陪伴在塔季扬娜身边。老妪面对蜡烛，嘟嘟囔囔地念着那本教会的书。单调乏味的声音时而传到塔季扬娜的耳中，时而远远地飘去。她陷入沉思之时，犹如坠入万丈深渊，沉重的思绪就像一团乱麻，割不断，理还乱：她苦苦地思索着一个问题，这笔血债该由谁来偿还？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工程师，她当然清楚，这个问题她无人可问，也不可能直接地去指责任何人。然而万尼亚的死等于毁了她和丈夫的未来，无异于剥夺了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阿富汗

战争，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成千上万的青年，不是有去无回，就是像她的儿子一样，装在这锌皮焊的棺材里，深夜悄悄地被运到自己的父母跟前。有的即使能侥幸回到自己的家园，也是变成了缺胳膊少腿的废人。谁来负这个责？有谁对遍及全国悲痛欲绝的母亲们说过一句宽心的话？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她的孩子。面对那些孩子被剥夺的妇女，又有谁说过一句请求她们原谅的话？！没有。

“你们这些该千刀万别的！”塔季扬娜干裂的嘴唇抖动着。这句话发自塔季扬娜那颗被万箭穿透了的心，饱含着一位母亲对所有那些派她儿子，一个刚入伍才一年的新兵，到车臣去送死的人的深仇大恨。一时间，这深仇大恨使塔季扬娜失去了理智，忘记了自己面对的现实，安葬完万尼亚之后她打算到莫斯科去，去找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要求严惩那些没有保护好她的儿子，让他去当炮灰的人们。然而人们告诉她，那样做将毫无用处，但是她一点也听不过去。即使莫斯科的人能听完你的陈述，最多也只是表示一下同情，说你培养了一个勇敢的，在别人处于危难之时能够冒死相救的好青年……他们会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杜达耶夫头上，人们会对你说，要不是杜达耶夫发难，你的儿子也不会被派到格罗兹尼去，也就不会为救一个车臣姑娘而挨狙击手的枪子……你的儿子不走运，他死了，但是他为的是正义事业，为了俄罗斯而死的，他死得英勇。

“你们这些该千刀万剐的！”塔季扬娜的愤怒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表示抗议的惟一方式就是哭泣，除此以外，实际上她又能做什么呢？这个普通的城市妇女，把孩子养大，然后把他交给了国家，送到了部队，而给她送回来的却是这口被焊死的棺材，安葬前既不能给儿子洗洗脸，也不能摸摸他那已经长长了的柔软的头发……

凌晨时分，塔季扬娜晕了过去，几乎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朦朦胧胧感觉到丈夫那温存有力的手托起了她，然后把她放到了床上。

……塔季扬娜躬着背坐在棺材旁边，她已经记不清跟谁说过什么话了……

阿列克赛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丹娘，该走了。”

下面，楼门口，传来了呜呜拉拉的哀乐声。那撕心裂肺的哀鸣使她神志不清。她扶着丈夫吃力地站了起来。此刻，这位刚刚四十岁的女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美貌，由于过度悲伤，一夜之间变成了白发的母亲。

在她的记忆里，永存的只有那数九的强劲寒风，那条短短的去墓地的路，那令人伤感的一堆新立和那往墓穴里填土时，冰冻的土块砸在棺材盖上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她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瓦涅其卡了。